

黃金宗



小俠義

黃金案

上海文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五版

俠義
小說
黃金鼎（全一冊）

◎（每）◎
◎（部）◎
◎（定）◎
◎（價）◎
◎（洋）◎
◎（一）◎
◎（角）◎

此有著作
必翻印
究印權著書

編輯者 安吳胡寄塵

發行兼印刷者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河南南路 中華書局

分售處 各省 中華書局

俠義
小說

黃金崇提要

安吳胡寄塵著

一富翁埋金廢宅內。臨死以遺物與子。卽暗指藏金處。忽被女僕竊去。嗣其子以事被誣入獄。得俠盜救出。尋獲藏金。並得奇女爲妻。其中事迹複雜。文筆詭奇。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作。

俠義
小說

黃金崇

安吳胡寄塵著

前清光緒初年。河南衛輝府封邱縣金城村地方。有個著名的富翁。姓洪。名喚海。如那一天。海如病在牀上。自知病勢沈重。死在眼前。執著他兒子的手。說道。小貴。眼見我病不好了。你的年紀又小。不懂人情世故。他人必乘此欺你。我平日待人接物。縱無苛刻之處。但人心不足。他們的兩隻眼睛。鎮日的釘在我的銀錢簿上。因此也將我恨得刺骨。巴不得我將辛苦所積的銀錢。供給他們大家揮霍。他們才甘心。自我死後。他們越發要欺弄你了。我爲你計。

早蓄了一件遺物給你。你若到困苦時便可將他打開來看。但不至沒衣沒食時。切不可輕開。小貴聞說至此。含淚答道。父親只管放心。孩兒雖然年輕不解事。但是父親所遺下來的家產。合著典鋪田不下二三百萬。孩兒便是日夜的賭博喝酒。也用不了。海如歎了一口氣道。咳。小孩子到底不解事。你便是不賭博喝酒。這份家產。也是不容易守的。何況你還是胡亂的揮霍麼。老實聽我的話。將這件遺物收拾好了。不要淪爲乞丐罷。說著將手指著牀底下道。你試將那物取出。小貴聞命。低首向牀底下望了一望。却是空空洞洞。不見一物。只有一把便壺。壺上堆滿塵灰。想起來也是久已廢棄的了。小貴這時心裏有些奇怪。却又不說。海如便道。

黃金崇



小貴。你看見了麼。那便壺便是了。小貴聞言。纔將這便壺拿出來。遞給海如。海如看過。復交給小貴。說道。你將他好好藏著。不要給他人看見了。小貴細看那便壺時。已用泥土將壺口封得緊緊的。正不知其中藏著何物。若說他表面時。真是醜陋不堪。自思這醜陋東西。却教我藏在那裏。正在這時。海如連喘了幾口氣。再要說話。便說不出了。只伸著一個小指。向小貴示意。原來小貴是看慣了這個記號的。一見他伸了小指。便知道是要呼他的妹子彩雲來。一面提著便壺先走入自己房裏。隨意置在牀下。一面呼著彩雲同去看他父親。誰知片刻之間。他父親竟趁這空兒。長別小貴和彩雲去了。小貴彩雲。便是號陶大哭。不消細說。且說洪家雖稱

巨富。家中人丁很是單弱。小貴的母親前三年已死了。只贖得小貴和彩雲兄妹兩個。伴著老父度日。以外還有一個僕人。名喚五大。一個女僕。名喚章媽。除此主僕五人而外。更沒得第六個人。卽此一端。已可想見得海如爲人富而吝了。這時小貴方二十歲。彩雲方十八歲。海如忽又丟了他二人。長眠而去。家況愈見凋零。海如一死。僕人傳報出去。便有他典舖裏的夥友前來料理喪事。却是件件省節。不肯多費一文。草草的開吊出殯。海如一生的事。便算完結。當時送葬的賓客。論長論短。有的說道。海如辛苦一生。結仇結怨。積下來的幾文錢。眼見他帶不到棺材裏去。只僥倖經理喪事的人。兩隻衣袋都灌飽了。又有人道。這算得甚麼。任是他們

的衣袋如米袋般大。灌滿了銀子。在海如看起來。也不過如九牛拔一毛罷。衆人之中。便又有一個紅鼻子的人接言道。哼。諸君莫說這話。我家海叔在時。便是一莖牛毛。他看得比柱子還要大。衆人看這紅鼻子時。認識是海如的親姪兒。名喚小富。一個鼻子如酒糟的魚一般。却是兩塊臉。黃如蜜蠟。他在人叢中說出這句話來。便可想見海如平時待他的恩惠了。這都是當時出殯的形情。等到夕陽滿山的時候。大家將海如送入土裏。便各各分途歸去。小貴也扶著哭喪棒兒。一步一步的回來。走到家時。已近黃昏。奔走一天。弄得困頓了。便一頭倒在牀上睡去。睡不多時。忽海如立在面前。鐵青了臉色。怒聲問道。不爭氣的孩子。我交給你的遺物。

那裏去了。小貴聞言吃了一驚。便從夢中驚醒。才知道剛才的事。乃是一夢。額上的汗淋漓如雨。睜眼看時。好像他父親的鬼影。猶在牀前閃來閃去。心裏知道父親所說的遺物。便是那把寶便壺了。連忙起身。向牀下一摸。果然這便壺已不翼而飛。這一來。真把小貴急死了。自思這件事是沒第二人知道的。我如今却不好聲張。只得暗中尋覓。第一步須找著彩雲。探探他的口氣。是這樣。正在這時。便見章媽走來。小貴呼著他問彩雲小姐在那裏。章媽道。彩雲小姐麼。昨天送葬回來時。便不見了他的影子。我正要向你問。你還問我麼。小貴道。昨夜沒歸來麼。章媽道。正是。小貴道。這還了得麼。快往他房裏去看看。可有甚麼動靜。一壁說時。一壁同章

媽走入彩雲房裏。只見他滿房的器具。秩序凌亂。把衣廚打開看時。滿廚的衣服。都沒有了。金珠宝首饰。更不消說。小貴道。看這個情形。分明是昨天人忙手亂的時候。有賊混了進來。竊得東西而去。然而彩雲又往那裏去了。却不可解。章媽道。我却聽得一句話。從前不敢和你說。時至今日。便不得不說了。小貴道。你有甚麼話。快說來。章媽道。我平日聽得彩雲小姐說。他和你是生死的冤家。便是老爺。也不愛惜他。他屢次要趁空逃走。永不做姓洪的人。只因沒個機會。所以不曾逃得脫。我在當時。也不過當他是一句笑話罷了。誰知他竟說得出。做得出。小貴道。這話可是真的麼。章媽道。誰來騙你。你不記得老爺臨死的前三天。他還和你鬪氣麼。

小貴低首沈思了一回。說道：鬪氣是有的。若說和我不容。因此逃走。這恐未必。我想他私逃時。必別有一個緣故。章媽。你可知道麼。章媽聞言。尙未回答。只見王大匆匆的奔來報道。外面有客請見。他說姓劉。從太原來的。小貴思量著。這姓劉的多半是他父親的朋友。便將彩雲的事。丟開不提。走到廳上見客。只見那姓劉的。是個大漢子。比著尋常的人。要高兩個頭。一個大肚子。一望便知。他可吃得五升米。見了小貴。操著一口陝西話。問道：這裏不是洪海翁家麼。小貴道：海如便是先嚴。姓劉的驚道：我不料海翁便作古人了。可憐我這回。一來替他問候。二來向他索債。小貴道：問候是不敢。索債我也不解。我家只恨櫃少銀子多。那裏還須向人家。

借債。姓劉的道。世兄不問家事。自然是不知道。尊大人雖然擁著巨貲。却是遠方異地。轉運不靈。有時也向我們借貸。我們素知尊大人是個富而好禮的人。願意將雪白的銀子借給他。原來借給他。比放在我們箱裏還要穩當。那姓劉的話沒說完。小貴搶著說道。老伯不必多說閒話。如今只問數目幾何。當時先嚴也立個憑據。沒有姓劉的道。數目不大。不過只有十二萬。憑據也還有的。說著便從衣袋摸出一個紙條兒來。自己拿在手裏。給小貴看。小貴讀過一遍。果然不錯。上面並約定某月某日歸還。那年月便是現在的日子。字跡也是他父親的筆跡。上面用的圖章。也是他父親平時所用的。分明不是假造。小貴看到此處。便道。既然實有其事。

應該歸還。轉身回至裏面。取了兩家錢莊上的支票。交給姓劉的。共計兩張。每張六萬。劉某接著當面將借約撕碎。便已起身告別。小貴問明他的廝所。說道明日去回拜。剛剛送客而歸。覲面遇見兩個如狼如虎的差役。一把將小貴拖住。說道你不是洪小貴麼。快見我老爺去。小貴聞言。嚇得說不出話來。不提防那兩個差役。已將一條鐵鍊。套上小貴的頸上了。小貴至此。身不自主。只得跟著他們往衙去。到底犯了甚麼罪。自己還不知道。待到衙裏時。縣官已高坐堂上。將桌子拍得如雷般響。問小貴道。你不是逼死你的父親和妹子麼。小貴至此。早嚇得面無人色。一聞這言。更如青天霹靂。不知從那裏回答。縣官拍著桌子連問。小貴纔答道。父親

病故是有這事。妹子却還不知下落。未知是死是生。怎見得都是我逼死的。縣官道。你還要強辯麼。有你家的女僕和你家的兄弟爲證。說著吩咐一句。命差役將原告帶上來。只見原告走上來時。便是章媽和小富了。章媽供稱主人確係患了重病。那天晚上呼著小貴少爺前去教訓幾句。小貴不服。竟和他爭論起來。小姐彩雲也前來勸解。可憐彩雲本來是小貴的眼中釘。這回一見了他的面。越發暴怒。竟將彩雲擊了一掌。便擊得暈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不多一回。老主人便嗚嗚咽咽的哭著。這一哭。竟哭得接氣不來。便此身死。這時我們弄慌了。一面救護未死的小姐。一面照管已死的老主人。忙了一夜。到第二天纔發喪。便將昨夜鬪氣的事。瞞

過不提。彩雲也爲鬪氣的人說出來。他也未免有些不是。索性也不說。畢竟他氣量小。不過待到老主人出殯的第二天。便不見了他的蹤跡。多半是自盡了。可憐小貴還是找著我們要人。我本是局外的人。他一家的事情。橫豎和我不相干。所以從前毫不提起。這回被小貴逼得無路走。不得不來訴訟了。章媽供罷。縣官再問小富。小富道。我和小貴。本是叔伯兄弟。久已分居。各不相涉。這回海叔身死。我也被小貴瞞過。不知道他們鬪氣的一段事。後來聞得章媽之言。便願替章媽做個證人。因我素來知道小貴是個不肖之子。三百六十天裏。便有二百多天。和我叔父吵鬧。他和彩雲。越發是仇敵了。這時小貴跪在旁邊。聽得他們這一番誣陷的話。心

裏好不生氣。剛要從頭分辯時。又被那拍桌的聲音喝住了。縣官說道。小貴。你還有得分辯麼。無論如何。你父子兄妹時爭吵。是真的了。如今將你押起。待尋到你妹子的蹤跡再訊。章媽交保。小富暫釋。聽候傳訊。當時一言判斷。好好一個富家公子。便拘禁入牢獄裏去。消受那淒涼的況味。小貴在牢獄裏度了一個月的光陰。恍惚像過了一年似的。只是彩雲的蹤跡。一日不見。他便一日不得出獄。有一天。他隔壁的牢裏。又收進一個犯人來。小貴從柵門中窺偵時。只見這人不是他人。正是向他討債的劉某。心裏吃了一驚。一時不敢做聲。那姓劉的看見小貴。也分明認識。問道。你不是洪小貴麼。爲何也到了這裏。小貴驚道。你不是劉老伯麼。爲

何也。向此地走一遭。姓劉的道。到了今日。我也用不著瞞你了。黃河以北。那一個不認識我是俠盜倪奎。小貴道。你說姓劉爲甚麼。又姓倪。倪奎道。這便是我假託這人。向你取銀子的。你不記得那天十二萬麼。令尊面長面短。我並不知道。只不過聞名罷了。他何曾向我借甚麼錢。不過我一時須用。便想這法兒。向你借取。小貴道。照此說來。那借約便是假造的了。倪奎道。正是……這話不必說了。我且問你。被何人冤屈到這裏來。我那天受了你十二萬的惠賜。應該有些報答。你如有冤屈。只管向我伸訴。好叫我替你報仇。小貴聞言。禁不住雙淚流下。說道。我却不料綠林之中。也有這樣義俠的人。真叫我感激無盡了。便將被誣的事。從頭細說一遍。

倪奎聽罷。歎道。他們不是爲著你的一份家產。便想出這方法。誣陷你麼。照令尊的刻薄而論。應該有此報答。但你乃無辜之人。我也不忍見你死在此中。便發誓救你出獄。只是待你出獄時。你的家已破了。小貴變色道。難道我的家產便已蕩然麼。倪奎道。這何消說。現在世上。有幾個好人。況你父待人又薄。自你入獄以來。那有不將你的產業。盡行盜賣了麼。小貴至此。猛記起他父親臨死之言。說自己身死之後。人家要欺凌他。如今此言竟驗了。因此又記取便壺的事來。越發傷心。待要將此事告知倪奎。繼思他畢竟是初交。終不知道他的底蘊。便也把這事秘著不言。但說道。如蒙相救出獄。恩同再造。倪奎自然一口答應。小貴又問道。如今還有

一言冒昧相問。便是俠客爲著何事。也到這裏。既然身入羅網。又如何能救他人。倪奎道。我到這裏。也不過借此探聽獄中的祕密罷了。倘我自己不願意來時。他們怎能捉得我來。我雖然枷鎖在身。却也不難擺脫。你不信時。他日看我救你便了。當時他們二人。剛談罷這一席話。便有獄卒來查點。二人始分頭散去。忽忽又過了幾天。夜靜更深。風瀟雨晦。一個牢獄。冷清清的好如地獄一般。滿牢的犯人都沈沈的入了睡鄉。沒得一毫聲響。這時候却見俠客倪奎。走向小貴邊來說道。好朋友。如今機會到了。這時不走。却待何時。小貴驚道。却走向何方去。倪奎道。今天是個佳節。我知道他們獄卒。都飲得沈醉了。我便趁此帶了你越獄。包管沒得人

知道。你不要怕。只管伏在我背上便了。小貴聞言。卽躍向他背上去。倪奎如負著小兒一般。一手推開獄門。門外還有一道高牆。倪奎竦身一躍。輕如飛鳥似的。兩人早已跳出牆外。回看守獄的老卒。還是倚著柵門打渴睡。倪奎將小貴從背上放下。兩人的衣服早已被雨濕透了。那天上還是瀟瀟的下個不止。倪奎攜著小貴。避入相近的一座茅屋裏去。這時小貴已嚇得面無人色。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甚麼地方。倪奎拍著他的肩道。朋友。待到天明。我便要別你去了。我不能和你一塊兒走。反礙著他人的耳目。我爲你計。便是有家也不能歸了。此去不如變了姓名。避入鄉下去。還得無事說著。小貴正欲問倪奎自己却又往那裏去。只見倪奎將手一

揮出門而去。門外風聲雨聲。瀟瀟瑟瑟。眼見得一個英雄衝風冒雨的去了。小貴在茅屋裏守了片刻。東方黎明。雨聲已止。小貴思量著。出縣城西門十六里的地方。有個鄉鎮。叫做烏鴉鎮。他家有片大田地莊。坐落那邊。佃戶共有二三十人。其中有一人名叫楊煥的。年紀五十多歲。爲人十分誠實。平時往來洪家。小貴是認識的。小貴這時。便想去依靠他。知道他爲人誠實。便以實情相告。必不見拒。想罷。便起身走出茅屋。趁著天未大明的時候。行至城下。待到城門一開。便抽身出城。正不知道往烏鴉的路徑。在城下徘徊了片刻。猛聽得背後有人呼道。你是何人。這一早却望那裏去。說著。已將一條大棒。向他背上敲來。恰好敲了一個空。不曾敲

著。那人子細看時。認得是小貴。連忙呼道。小貴少爺。我道是誰。原來便是你。我聞得你入獄去了。如何又到了這裏。小貴當他將棒猛擊的時候。只說是獄卒追逐而來。早已嚇得昏了。自從聽了他這一番話。纔漸漸的清醒轉來。回頭看時。只見這人不是他人。便是他家的僕人王大。這部書的前面早提過了。這時小貴向王大道。王大。你爲甚麼也做起強盜來。王大道。老實說一句。我本是強盜。只因覬覦著你家的家私。便投身爲僕。誰知主人死後。反中了章媽的計。將我遣開。……說到這裏。却又停住了。換言說道。我太大膽了。這些話還可讓人家聽見麼。一面言時。一面回頭四望。幸此時時候還早。路上沒得行人。王大纔放了心。王大這一句話。

也提醒了小貴。猛然省悟自己也是在逃的犯人。如何也大膽久立在這裏。便向王大道。我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去談一刻兒。好麼。王大道。這裏去我家不遠。何妨同去。小貴聞言。思量王大乃是強盜。我如走入盜窟裏去。心裏這麼想。腳裏便立住了不肯走。王大恍惚是知道他的心事。說道。少爺只管去不妨。我要害你時。早一棒將你擊死了。小貴見他這話說得爽快。也便不疑。拔著脚跟了他走。穿過了一帶樹林。越走越荒僻了。直走到深山沒人的地方。纔看見一坐茅屋。王大指著說道。這便是我家了。一面言時。一面已進了門。只見他空洞洞的一座茅屋。毫不像有人在裏面居住的。小貴心裏方有些奇怪。只見王大先開口說道。我如今要到這

裏來。別無他意。不過要你告訴我一件事。你肯言時。你的性命便救得。你如不言時。你的性命便沒有了。小貴聞得這言。吃了一驚。知道受了王大的欺騙。自己投身盜窟了。但事已至此。無可奈何。只得且問他道。你問我的是甚麼事。王大道。便是你父臨死時。給你的。一件遺物。你如今却放在那裏。小貴道。並沒有這一件事。王大道。沒有這事麼。當日我親耳聽見得。你還想瞞我不成。不如老實說了罷。免得受苦。小貴至此。早已氣得半死。脫口罵道。混帳。你在我家做奴隸。還如此欺凌主人麼。罵著又是大呼大喊。只望他人聽見。好來相救。誰知這深山之中。終年沒得人蹤行到。小貴空喊了一回。只落得王大嗤嗤的笑。王大又道。爲你打算。還是早說

了的好。小貴道。老實說一句。這件事是有的。但這東西在我父出殯的那天。早失去了。看官。小貴這一句話。乃是真話。然在王大夫起來。總說他是撒謊。睜著眼睛說道。你再不說時。我便將你吊起。我自走開。便叫你餓死在這裏。小貴至此。忽然心生一計。隨口說道。事已至此。我也只得說了罷。這物便是埋在我所住的房間對面天井裏。在第三塊石板下。王大道。真個麼。小貴道。誰來騙你。王大道。你只管說不騙我。我終不肯上你的當。如今仍將你縛在這裏。待我去尋了回來。果然尋得著時。便放你歸去。倘然尋不著時。那便是你騙我了。到那時却不要怪我沒情。小貴一聞這言。自知這句話又說壞了。但既然說出了口。悔也無益。只得硬著口說道。

你只管去尋。包管你不踏空。王大便將小貴用大繩子縛在茅屋前大樹上。管他長揚而去。小貴見他去得遠了。歎了一聲苦。又喊了兩聲救命。鬼也沒一個來理會他。鎮鎮的熬了一天的痛苦。便到了黃昏時候。越是天晚了。小貴越是著急。一來是怕有虎豹來吃人。二來是怕王大回來。他的性命便保不住了。正在這時。忽聽得遠遠地有足音。這足音傳入小貴耳裏。不啻是一把尖刀刺入他心裏。說不出的難過。知道這晚的時候。斷沒他人來此。前面來的一定是王大了。這時足音漸走漸近。不多一刻。便從矮樹叢中閃出人影子來。只見他又長又大。好不可怕。却又不是王大。小貴子細看時。不禁大喜。恍惚是天上下了救星一般。原來這人不是

他人。便是剛和他分別的倪奎。倪奎一見小貴。也大驚道。你爲甚又到這裏。小貴道。不要說起。我是被惡奴隸騙來的。便將被騙來此。和王大往取遺物的事。細向倪奎說了一遍。倪奎道。原來還有這一件事麼。我始終沒有知道。這件遺物。據你說來。是那天早失了。到底被何人竊去。如今也不暇細問。我只替你快樂。幸遇著我來了。如其不然。你的性命。不是要斷送在他手裏麼。他們一面說話時。倪奎一面將小貴渾身所縛的繩子解了。這時小貴便要同他遁去。倪奎忽道。且慢。王大原是我的徒弟。他往你家去爲傭。我也知道的。小貴一聞這言。面色便又變了。倪奎却道。你不要嚇我。不是和王大一般的歹人。當初你父刻薄成家。我便時時要刦

奪他的錢財。但你爲人甚好。我不但不害你。且願時時保護著你。王大既然起了私心。他探得你父臨終時。有給你的。一件遺物。他便想吞沒這物。百般的凌你。這事。我却不平。待他回來。定要重懲。你只管在茅屋裏坐著。待他來了。看我懲辦。說話之間。已聞遠遠地有人嘍口作聲。倪奎知道王大來了。連忙閃入樹後。不多一刻。王大已走近面前。却未見倪奎。只見樹上縛的小貴。已不知那裏去了。不禁大怒。罵道。畜生。你既騙我空走一遭。這回又避匿了。不見面麼。任便你走向天上去。我也尋得著。正在這聲。忽聽得樹後。嗤的一聲笑。王大罵道。笑得好。快拿頭來。一面說時。一面走向樹後。一把將樹後的人把住。這時夜色朦朧。王大還沒認出是倪奎。

只當是小貴。却不料如雷一般的大叫一聲。說道。好大膽。你不認得奎大哥麼。王大至此。已嚇得魂飛天外。忙放著手。伏在地上。動也不敢動。倪奎却不由分說。從腰裏抽出雪白的刀來。砍將下去。如切瓜一般的。王大已身首異處了。倪奎呼著小貴道。我如今爲你復仇了。小貴自有生以來。沒有看見過殺人。這回早嚇得索索的顫。那裏還說得出一句話來。越發躲入茅屋裏面去。不肯出來。倪奎反走進去。問他道。如今王大已死了。我們却往那裏去。小貴道。夜深了。却教我往那裏去。不如在此借宿一宵。明日再作計較。倪奎道。如此也好。當夜他們二人同宿在這茅屋裏。倪奎覺得肚裏有些餓。便抽刀切如肉一般的東西。往口裏塞。小貴留心看

時。便是一隻生獸腿。毛茸茸的。認不出是牛是馬。一面用刀切時。一面鮮血淋漓。倪奎却嚼得津津有味。吃了一半。贖下來的一半。又塞入衣袋裏去了。倪奎吃飽了。便呼著小貴問道。你父給你的。一件遺物。到底是甚麼東西。有甚麼用處。小貴道。這却難說了。那件東西。不過是一把封了口的便壺。不但不是甚麼貴重東西。而且是人見了生厭之物。若說他的用處時。我更不解了。我父親只向我說。待到困難的時候。便將他打開來看。我想這其中也沒。有甚麼要物。不過是幾句教訓我的話。教我爲人處世的方法罷了。或者其中有些寶物也未可知。倪奎道。據我看來都不是。他雖然爲掩飾人家耳目起見。也不應將便壺褻辱了寶物。這一件事。

他一定不肯做的。若說是教訓時。等到你困難的時候纔打開來看。便是教訓也來不及了。小貴道。如此說來。這裏面却是何物。倪奎道。寶物自有寶物。但寶物未必便在壺裏。原來他的珠寶甚多。這一把小小的壺。那裏藏得下。必是另窖在一處。或者分做幾處。這壺裏不過是一個紙條兒。記明他所窖的地方罷。或者也未寫明。只畫一個暗號。叫你看。自明便是萬一被他人得了。也尋不著窖寶之處。小貴道。這話不錯。那便壺裏一定是藏著一紙窖寶的記號了。只是從那天失去。却不知入了何人之手。且我妹子彩雲。更不知往那裏去了。倪奎道。你且將來蹤去跡。細說與我聽。我便助你追究。當時二人談了一回。這一夜便過完了。倪奎道。我們

辛苦了一天。且找個兄弟們去休息休息。你道好麼。小貴道。我正困頓得走不動了。不如暫在此安睡覺罷。倪奎道。這有何妨。你腳裏乏力。不能走動。我便負著你走。說時。便將小貴負在背上。如飛一般的穿林越澗而去。不知走了多少路程。覲面遇見一間土屋。倪奎道。到了。這便是劉大刀家。讓我敲門去。一面將小貴從背上放下一面敲門時。只見應門的是個十六七歲的女子。一見倪奎。便道。倪大爺來了。可不知這位公子又是何人。倪奎不暇回答。只問道。劉二哥他在家麼。女子道。我爸爸昨天纔回來。正記著了。倪大爺。當時三人走進屋時。劉大刀已立在階下相迎。見著倪奎。握手道。舊並問小貴這是何人。倪奎道。這便金城鎮洪海如的兒子。

原來他却是個好人。我特地從牢獄裏救他出來的。劉大刀一聞這話。重新和小貴行禮。倪奎道。他爸爸洪海如興家破家的事。想你都知道了。劉大刀道。干不該。萬不該。只是他爸爸不該盤剝窮人的利息。弄得人人埋怨。縱然積得幾百萬家私。眼見得身死半月。便已轉入他人手了。你不見的大大的典舖都被夥友偷竊一空。還有的竟自己執著業。但將招牌上加了一個某記。便將一座店舖輕輕的改了姓。全不管創業的人。費了一把大汗。纔開得起這座店來。便是那些田莊。也多半被佃戶侵佔了。照此看來。他老頭兒又何苦積這些家私。劉大刀只管滔滔的說個不了。却不管這一席話。小貴聽了。禁不住一陣酸心。眼淚如雨點般滾下來了。



劉大刀忽然見他如此。便道。今日好友遠來。不應該說這些話。應想個行樂的法子。……向倪奎道。你喝酒麼。向小貴道。你有何好。快快說來。不要客氣。小貴道。酒是不能多喝的。劉大刀道。賭博麼。劉大刀說出賭博二字。正投著小貴所好。雖在患難之中。但聽得一聲賭博。任便甚麼事都忘記了。不覺隨口答道。若說賭博。我便是博場中的名手。只可惜入獄以來。好久不曾試技了。劉大刀道。如此我便和你決個輸贏。說著吩咐一聲拿骰子來。只見他的女兒應命而至。已將六粒象牙骰子。和一個大磁盆子。都拿來放在桌上。小貴忽然說道。劉爺爺。我雖是個富家之子。如今却是一貧如洗了。教我將何物爲彩。倪奎道。我做中人。替你們立一個約。小

貴輸時。便教他做你的女婿。劉二哥輸時。便拿出彩物來相償。劉大刀聞言說道。倪大哥的話。那敢不聽。只是小貴却不敢答應。暗思自己雖然放蕩。却還是清白人家。怎好娶個強盜的女兒。所以聞言。囁嚅欲答。又止。但是倪奎的命令。想起來是不好違抗的。只得權且應允。且自己負著賭博的本領。大這回未必便輸。便道。我也尊倪爺爺的命令。倪奎道。這便好了。只不知劉二哥却將何物爲彩。劉大刀道。我有昨天在城中徐雨亭家做買賣來的一隻玉蝙蝠。據人家說是件寶物。夜間他能飛出屋外。天明依然歸來。便將他做個彩物。好麼。倪奎道。有這個寶物麼。那便好極了。小貴一聞這言。禁不住觸起他的傷心事來。自思道。我方在十五六歲的

時候。也有這樣一件東西。雖不曾親眼看見他能飛。却是人家也這樣說。後來却被彩雲要了去。四五年來。便不曾看見了。今天如何到了這裏。在劉大刀是徐雨亭家搶劫來的。却不知徐雨亭又從何處得來。這時也不好問。只一心候他將那玉蝙蝠拿出來。便仔細看一遍。到底是自己的東西不是。正在這時。忽聽劉大刀的女兒說道。爸爸。玉蝙蝠在這裏了。小貴道。讓我看。看好麼。說著走近劉大刀身邊。劉大刀便將玉蝙蝠遞給他看。小貴反覆審視了一回。果然是自己之物。且有兩個確實的憑據。一個他的玉蝙蝠全身是黑色的。兩隻眼睛却是白色。這蝙蝠也有兩隻白眼睛。他的玉蝙蝠肚下有兩條紅絲。這蝙蝠也是有的。因此小貴便決定。

了是他自己的舊物。這時却不說出。只和劉大刀賭博。這時劉大刀已一手握著骰子。一手招著小貴道。我呼著全紅。倘一擲不是。便算是我輸了。又道。倪大哥也來做證人。說罷。便將六粒骰子投入盆裏去。只見那骰子在盆裏如陀螺一般的各轉了好幾百轉。纔得住了。小貴留心看時。果然一色的照眼鮮紅。劉大刀大呼道。好了。我贏了。倪奎也道。賀你得了好女婿。他們二人這兩句話。却將小貴面上說得通紅。強自鎮定。說道。難道這骰子沒弊麼。讓我一擲。包管也是全紅。劉大刀道。你便試一試。只是他聽我的話。不聽你的話。一面說時。一面小貴已將骰子擲了去。劉大刀又呼道。一二三四五六。這言一出。骰子便停住了。果然是六粒六樣的。

恰如劉大刀所呼。劉大刀又笑道。今好教博場的名手也大敗了。倪奎忽然說道。這怪不得他要輸。原來你的骰子是人骨頭做成的。自然是聽你的命令。小貴一聞這言。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。只聞得劉大刀又道。一言已定。永無翻悔。你如今須呼我爲丈人了。小貴爲他所逼。不得不呼了一句丈人。劉大刀大樂。便命拿著酒來。頃刻杯盤已備。倪奎這時已等得够了一見酒來。便傾著杯子。連喝了二三十杯。劉大刀和小貴也各喝了十幾杯。大家都醺醺的有些醉意了。忽聽得小囉嘍報道。外面火起了。三人聞得火起。各丢了杯子起來。劉大刀呼道。快快預備兵馬。敢是敵人來了麼。一言未了。又聽得一片金鼓之聲。雜著呼喊號叫之聲。確是官

兵已至。劉大刀不及照顧小貴。只管他提了一柄刀出門而去。倪奎却一手抱著小貴。一手還從腰裏拔出劍來。預備格鬪。那個時候風勢猛烈。火燄向屋裏撲來。原來這屋的四面都是樹林。官兵偵得大盜在此。便先放一把火。將樹林燒起來。四面的火光。將一座土屋包住。盜窟已變成火窟。火窟之外。更有千軍萬馬。包圍得密密的。這時小貴被抱在倪奎懷裏。早已嚇得魂不附體。一片火光。逼得兩眼睜不開。自知這回便不官兵捉去。也應被火燒死了。昏昏迷迷的。也不知自己是生是死。只覺不多一刻。耳邊反清靜起來。不是從前的喧囂。放開眼一看時。只見甚麼倪奎。甚麼劉大刀。甚麼官兵。都沒有了。自己也不是在火窟之中。乃是安安穩穩。

的臥在一間小屋子裏。細看這屋時。恍惚和當日的牢獄一般。小貴至此。不禁歎一口氣道。我知道了。甚麼越獄。甚麼遇見王大。甚麼劉大刀。甚麼玉蝙蝠。都是一夢。我這時候不還是拘禁在牢裏麼。正在這時。牢門響處。便有一個獄卒進來。說道。好了。蘇醒轉來了。快去見老爺。小貴暗想去見老爺做甚。莫不又是過審麼。這時舉起手足。纔知道手足都上了鎖鍊。不得自由動彈。那獄卒不問長短。便將鐵鍊牽在手裏。往前行走。小貴也不得不跟他走。一回到了堂上。只見堂上高坐的那個知縣。却和前回那知縣不同。前回還記得是個六十多歲的老者。這回却是個二三十歲的少年。小貴至此。心裏便有些明白。自思在封邱縣越獄也是真的。並

非夢境。這回來到此地。便是從劉大刀處被捉而來的。這裏並非封邱縣境。乃是隣縣。所以知縣也另是一個人了。這時便聽得知縣拍著桌子問道。你姓甚名誰。幾時入了盜黨。小貴一聞這言。越發明白。便隨口答道。小人姓黃名發。乃是商人。並非盜黨。知縣罵道。既非盜黨。爲何身入盜窟。小貴道。老爺有所不知。孤客遠行。爲盜所擄。却不料捕役們誤將我當做强盜。知縣道。原來如此。我且問你。入盜窟有幾時了。他們巢穴的情形。應該知道。我使用你做個眼線。好教你帶罪圖功。小貴道。圖功原不敢望。若說帶罪時。小人並沒有罪。只望老爺施恩開釋。便感激不盡了。知縣道。果然不是盜黨時。本縣也自明白。何必強辯。又吩咐差役道。快將他帶下。

去好好看管。聽候傳訊。差役領命。仍將小貴帶入獄裏。過了一夜。到第二天的清晨。便見那差役又來。却不是昨天的一副兇面目。只見他和氣不過的說道。黃發。恭喜你出獄了。小貴道。這話從那裏說起。你休得向我取笑。我便是沒有罪。這時候却還不曾審問明白。如何便可出獄。差役道。誰向你取笑。你不知道麼。已有本城的紳士保你出獄。我們老爺已允准了。立時便要發落。小貴道。原來如此。難爲你傳信給我。待我出獄之後。定要謝你。小貴口裏雖如此說。心裏曾是懷著疑團。自思那裏來得這位紳士替我做保。便是黃發二字。也是我那時自造出來的一個假名字。黃發既不是實有其人。那裏又有甚麼紳士來保黃發。這一件事。我真不解。

了。正在這時。忽聽見外面高呼著帶黃發上去。一面便有許多人。將小貴擁到堂上。只見知縣已高坐在上了。知縣向黃發道。你不是盜黨。本縣早已知道。只是犯著嫌疑。不得不暫行拘禁。今既然有了本城李翰林的片子來保你。便從此放釋你去。知縣說完這話。便已宣呼退堂。一面差役們也推著小貴出了縣衙門。小貴走出衙門。留心看時。衙外的景物。分明和封邱縣不同。正不知這是那府那縣。更不知李翰林又是何人。但喜僥倖出獄。便也不暇追究。只是目前尋個安身的地位要緊。先在街上徘徊了一回。正想向人家討些冷飯充饑。却是這件事自有生以來。沒做過的。要討也說不出口。連走過十幾家門首。都是欲說又止了。正在這時。忽

擡頭看見一家門上貼著一個紅紙條兒。上面寫六個字。便是太原徐雨亭寓。小貴一見徐雨亭三字。心裏便又受了一下打擊。自思這位徐雨亭。不是那玉蝙蝠。便是從他家搶去的麼。這樣看來。彩雲的消息。便可從此打聽了。我何妨改名易姓。充作遇難的饑民。混入他府上去。當個僕役。豈不是好主意。打定。便敲著徐雨亭的門。只見他應門的是一個少年女子。小貴不見這人。猶可。一見了他。便又呆了。說不出話來。你道這人何人。便是小貴的妹子彩雲了。小貴分明認識彩雲。彩雲也像認識小貴。將他打量了一回。剛要動問。只見又有一個少年男子走近來。彩雲不便直問。只自說道。你這乞丐。何處不可討飯。偏要走向我家來。一面說著。一

面抽身便走。小貴趁這時機。連忙說道。我許竹如本來不是歹人。只因遇著年荒流落異地。聞得府上忠厚。便願投身爲奴。但求衣食。不計工資。倘蒙相留。便感恩不盡了。男子聞言。尙沒回答。彩雲却攙言道。據他自說。著實可憐。不過何妨做些好事。將他收留。小貴聞言。便說了一句感謝。男子至此不欲過却。便點頭道。如此也好。當時小貴便走進門來。先向兩人叩頭。行了個僕人之禮。自己心裏却知道彩雲有些認識他。故極力收留。却又不肯便認做自己的哥哥。當時小貴的新主人。少不得向他盤問一番。小貴只是不肯說真話。胡亂的敷衍過去。這晚小貴和他家傭婦攀談。便打聽得這裏實非封邱。乃是淇縣。這位少年主人。便是徐雨亭。女主

人名喚紅英。却是雨亭的如夫人。雨亭另有一位正室。只在太原本籍。雨亭經商在此。娶得這位如夫人時。還不到三個月。小貴便乘機問道。他這如夫人娘家是姓甚麼。傭婦回稱不知。但聞得人家說起。是被人拐賣來的。却也不知其詳。又說他娘家本是一個富戶。便是他到這裏來時。也還帶來珠寶多件。千金小姐。却嫁與人家做妾。你道可憐不可憐麼。小貴聞說至此。早禁不住流下淚來。越知道這如夫人便是彩雲。紅英不過是他新改的名字罷了。看起彩雲的形情來。也像是認識自己。却是不肯直認。想他別有難言之處。分明是身居妾媵。不敢自認骨肉。討丈夫的憎厭。小貴想到這裏。心裏禁不住如刀割一般。做書的人。也不須多說。且說

他在徐家。人都呼他做許竹如。做書的人也以許竹如相稱。竹如自入徐家。事事勤謹。不到一月的光景。雨亭便把他當自家人看待。沒話不談。有一天雨亭向竹如道。我家家運不佳。便是一月以前。曾遭盜劫。搶去的金錢珠寶。不下一萬。竹如明知這搶案是劉大刀做的。這時却裝做不知。驚道。原來有這事麼。不知可報官追究。雨亭道。報官是早報過了。只不知待到那天。纔得破案。前天聞得帶兵入山去搜索了一回。却也不曾拿到強盜。只捉得個被擄的商人歸來。這時聞得他還拘禁在獄中。豈不是冤死了人家麼。竹如聞言至此。禁不住要說一句道。這人不是他人。便是我了。如今却已放釋出來。這話說到口邊。却還吞入肚裏去。且因此知道。

劉大刀和倪奎都沒捉獲。心裏暗暗歡喜。口裏却也不能說。只說道。聞得這位知縣大老爺。十分能幹。如何連一件盜案也不能破。獲。雨亭道。若說他吃鴉片煙時。到還能幹。若說他辦理案件時。便要鬧出笑話來了。竹如道。他可鬧了甚麼笑話麼。雨亭道。前不多幾天。還有一件笑話。本城有個李紳士家的佃戶。名叫黃發。因他家的牛。和人家的牛相鬪。這本是田家的常事。剛剛不湊巧。那天這位知縣下鄉。坐在轎子裏看見了。便發了怒。將兩牛的主人都帶入縣裏去拘禁起來。這豈不是一件笑話麼。誰知他的笑話還不止此。那黃發既然被他拘禁。家裏的妻子少不得要求著李紳士。用個片子去保他出來。這李紳士是赫赫有名的。他的片子一

進了衙門時。任便甚麼犯著死罪的人也保得出。偏偏這一回。李紳士的片子竟不靈了。片子送進去過了三天。還不見黃發出來。李紳士又差人去問。知縣却道。早已放出去了。這邊却說確實沒有。後來細將簿子一查。纔知同時拘禁的。有兩人名叫黃發。知縣一時糊塗。只吩咐開釋黃發。便不料錯放了一人。李紳士的佃戶。依舊沒放。但事已至此。也無可如何了。只得再將這一名黃發。又放了出來。可笑李紳士的一張片子。便保了兩個人。你道可笑不可笑。竹如聞說至此。纔知道自己被放的緣故。又禁不住要說一句道。那黃發不是他人。便是我了。這話也不曾說出口。只說道。這一個笑話。真算是世上少有的。只望他辦理主人的案件時。不要如

此罷。這時雨亭却已拔著腳兒走向外去。剛巧紅雲走近來。聞得他們談起這案件。便插言道。這案一提起來。便教我生氣。別的金珠寶石。我都不愛惜。只有我所愛的玉蝙蝠。也被他們劫去。好叫我不甘心。這時候紅雲一面說。雨亭却已走出門外去了。紅雲回顧無人。便接著問竹如道。譬如你有這樣寶物。無端的被人家搶去。你也甘心麼。竹如知話中有話。便道。我幼時也有個黑身白眼的蝙蝠。如今却不知那裏去了。紅雲一聞這言。便禁不住臉上改了色。低聲問道。竹如。你真個是小貴哥哥麼。說了這一句話。便咽住了。再也說不下去。如斷線珍珠般的眼淚。已滴下來了。竹如道。我也早認得你是彩雲。却是早不敢說。我不知你如何到了這裏。

紅雲道。說來話很長。只得約略說一句。便是被章媽拐騙罷了。當父親出殯的那天。是他伴著我送葬。可憐我自小沒出過閨門。這時候又在昏迷之中。竟不知何時和他相失了。另是一個老媽子帶我歸去。將我帶入深山之中。一座破屋裏。我見光景不同。向他問時。他還說是章媽得了銀子賣給他的。這時我和他爭論。也是無益。便是呼號求救。也沒人聽見。只得跟他過了幾時。便又被他騙到這裏來了。在這裏到還得著丈夫的歡心。我幾次要想到官追究。料是賣我的人。已走得遠了。更向何處追去。說出真姓真名來。反是沒辱了我家門楣。所以我也索性不說了。還有那個認得我是洪彩雲麼。可憐我的衣服首飾一齊丟在家中。只有一個玉

蝙蝠帶在身邊。直帶到這裏來。我每看見他時。便想起洪家。可憐如今也沒有了。竹如道。原來如此麼。那天我不看見你。便呼章媽相問。他反說你私自逃走了。又同我往你房裏去看一回。果見你的衣服首飾。搬運一空。章媽便說是你帶著走了。在今日看來。便是章媽做就這個情形。欺騙我的了。紅雲道。正是。剛說到這裏。便聽見外面的履聲。知是雨亭回來。兩人各自默默的不發一聲。紅雲忙斟了茶給雨亭喝。雨亭一面喝著茶。一面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說道。紅雲。剛才家鄉有人來此。接得一封家信。說是家裏母親患病甚重。須要我回去走一遭。我便不能不去了。紅雲道。這自然要去的。只望你途中小心。速去速來。便是。雨亭道。我這回出

門。你可放心了。紅雲道。爲甚麼。雨亭道。便是有一個好伴。沿途照顧。紅雲道。便是竹如麼。你帶他去正好。但既然爲著母病回家。便不可耽擱時刻。從此檢點行李。預備明日登程。這裏紅雲忙著爲雨亭檢點行李。那裏雨亭呼著竹如。告知他還鄉的事。竹如聞言。自然應允。一到明天。主僕二人。便向太原進發。一連走了幾天。已入山西省界。一天晚上。住在一家飯店裏。只見飯店主婦來來往往的照應客人。一副面目。分明便是章媽。竹如自思。冤家今日相逢了。只在這時也奈何他不得。默默的沈思了一回。說道。有了。如今不須說破。也不能使他認識我是小貴。只裝做一個白相的人。於無意之中。探聽得當日那便壺落在何方。到底是被他竊去不

是。我也不算空遇他一遭。當夜却見他忙忙碌碌的。沒得空閒。竹如便沒機會和他談話。恰好第二天清早起來。便是一天的大雨。看看不能動身。不得不在此耽擱一天。那雨越下越大。雨亭越坐越悶。便將隨身所帶的一塊古銅鏡子。拿出來把玩。店家主婦見了。覺得是一件稀罕東西。便走過來偷看。一面說道。這位客人。不是收買古董的麼。雨亭隨口答道。我便收買古董。難道你也有古董不成。主婦道。有却有一件。只不知值錢不值錢罷。雨亭道。何妨拿給我看看。主婦一面答應著。一面便拿出一個小盒子來。雨亭打開看時。只見裏面並沒有甚麼古董。只有一塊碎磚。如棋子般大。一片破瓦。方方半寸。還有兩片銅。一片上面鑄著一個窰字。一片

上面鑄著一個階字。以外更有三塊小石子。却是晶潔可愛。然也未必便是寶物。雨亭看了。不禁嗤的一笑道。你這古董。真是世上無人識了。却不知你是從何處得來的。主婦道。看他的形狀。我也知道他不是寶物。若說我從何處得來的時。那便是寶物了。說著又低了聲音說道。客人。我便瞞不過你。這物原是一個富翁遺下給他兒子的。他臨死之時。還叮囑一番。說是到了困難之時。這物便能救急。說也奇怪。他這幾件東西。本來並不是放在這盒子裏。乃放在一把便壺裏。壺口重重的封緊了。我將他打開來看的時候。便將便壺丟掉。換了這個盒子。却是裏邊各物。一件沒少。主婦說到這裏。竹如在旁。都聽得分明。知道這便是老父當年的遺物。

了。這時候雨亭問主婦道。既然是富翁之物。爲何到了你手裏。主婦道。再休說起。我本在富家傭工。富翁死後。他兒子和他姪兒打起官司來。因此連累了我。待我化了多少錢。弄得出獄時。這富翁的家也破了。他家反欠我的錢。沒得歸還。他兒子便將此物相抵。當時雨亭因事不關己。便不留心追究。只說道。到底這東西不知是個甚寶物。只是照我看來。恐怕一錢不值罷。却是竹如見了這番情形。便暗暗裏打主意。暗想。但將這盒子偷了去。便已足了。章媽任他逃漏法網。也不計較。只見主婦抱著盒子。走入他自己房裏時。隨手向牀頭一放。因雨亭說他不是寶物。他也不珍重了。竹如這時。早從窗格子外面。看得清楚。不一刻兒。已到黃昏時候。竹

如趁主婦忙碌的時候。便欲挨身入房。將盒子偷了出來。剛要起身時。忽然猛省。自道。這幾件東西。並不是個寶物。分明只是一個記號。這記號已被我知道了。這磚瓦石塊。要也罷。不要也罷。何必要去作賊。倘然被他察覺時。反是不妙。竹如想罷。十分得意。便又默默的念道。一塊磚。一片瓦。一個窰字。一個階字。三塊石子。念了一遍。牢記在心。這一夜安睡無話。明日天晴。起身上道。走了幾日。已到太原。光陰迅速。忽忽過了幾時。雨亭母病已愈。回念紅雲。便又帶了竹如。回向淇縣而來。一天晚上。也落在一個旅館裏。只見對面房裏。先有一個女子。深深的坐著。竹如一看。覺得這副面貌。分明是在那裏看見過的。却一時記不起來。那女子也回轉秋波。

將竹如瞧了一眼。便將房門掩上。再不許人來看他。竹如只當是誰家的閨秀。也連忙走開。只管他照顧雨亭而去。第二天清晨。剛從夢中醒轉來。便在枕函邊摸得一封書信。將他打開來看時。又糊塗了。只見上面並沒隻字。只畫著一個黑蝙蝠。因這黑蝙蝠。猛然省記起來。昨天所見的那女子。不是他人。正是劉大刀的女兒。自己的未婚妻了。再看房門。還閉得緊緊的。這信却自何處而來。啓門看時。對面房空。劉大刀的女兒。早已動身走了。莽莽風塵。何處覓美人蹤跡。竹如默默的出了一回神。雨亭便已起身。預備鞍馬。又要趕路。行了幾天。已到淇縣。雨亭見了紅雲。少不得敘一番契闊。竹如也將遇見章媽的事。告知紅雲。却是劉大刀女兒的。

事。不便向紅雲面前提及。紅雲聞言。低首沈思了一回。說道。是了。是了。父親分明有些金銀珠寶。窖在一處。那便壺裏幾件東西。便是個記號了。只是這個暗號。一時還看不明白。兩人細想了一回。洪雲纔道。有了。有了。我們家裏不是有個地方。名叫磚瓦窰麼。他這一塊磚。一片瓦。和一個窰字。便是指著此地了。磚瓦窰那邊。不是有我家的。一座老宅麼。自造了新屋而後。好久沒人居住了。他這一個階字。便是指著這老宅的階戶而言。紅雲說到這裏。竹如便明白了。不禁拍著手說道。不錯。不錯。我也知道了。三塊石子。不是指著金銀埋。在第三塊石頭下麼。紅雲道。正是。正是。如今你須回家去走一遭。盤費。你是不須慮的。我便替你設措。只是他日仍

不要忘記了我罷。竹如道。患難相依的兄妹。那敢忘記。當年做小孩子時的仇和怨。早已化爲無有了。當時他兄妹二人相對洒了一回眼淚。明天竹如便向雨亭告假。回向封邱而去。待到封邱。仍是找著烏鴉鎮的老佃戶楊煥。暫時依靠。兩人相見。各道別後的情形。少不得又有一番痛哭。楊煥本是誠實人。看見小貴是個落難的舊主人。越發殷勤相待。小貴也將埋金的事從頭至尾。細告楊煥。兩人便趁著夜深沒人的時候。荷著鋤頭。入了磚瓦窑的廢宅。從荒煙蔓草之中。認明了階下的第三塊石頭。用力揭起。果見底下便是十幾隻大缸。缸裏都是金銀珠寶。不消說了。小貴至此。突地還復了富家之子。便是楊煥。但分得餘潤。也成個大富翁了。



小貴一面差人至淇縣報知他妹子彩雲。重認親戚。一面重控章媽和小富誣陷之罪。並言明章媽所在之處。以便行文轉提。正是忙個不了一。天走向鎮上去。看見自己的故宅。早已變了。他人的新居。憑吊歎歎。禁不住放聲一哭。正在哭的時候。猛聽得背後有人說道。郎君休得如此。只因令尊多積了些錢財。蓋了些房屋。便令你受苦。這些東西都是不祥之物。你還要惜他做甚。小貴聞言猛省。回頭看時。不是他人。正是在盜窟一遇。在征途再遇的劉大刀之女。小貴道。你如何也到了這裏。女郎道。我自從征途相見。便時時跟著你的行蹤。同你到了淇縣。又從淇縣到了這裏。無一刻不在左右。只是你不知道罷。小貴道。原來如此。那天在飯店裏一

封信也是你送給我的麼。女郎道正是。須知我的行蹤來去無跡。那天我入了你的房。到了你牀邊。你竟不知道。何怪這些時候刻跟著你。你也不知道了。小貴道你既刻刻跟著我。我的祕事你知道麼。女郎道我有甚麼不知。你如今又是富家子弟了。小貴道倪大爺和我的丈人又在那裏。女郎道他們四海爲家。那能說得定一處。小貴道玉蝙蝠現在那裏。女郎道這不在我身邊麼。說著便掏出來把玩了一回。二人便攜手而歸。小貴將盜窟裏的一段故事。瞞過了楊煥。毫不提起。只說是在外面聘定的妻子。便揀個吉日。行了完姻之禮。忽忽過了幾時。彩雲在淇縣得信。也已歸寧。雨亭這時知道他本是良家之子。又因正室恰好病故了。便把

他扶正。兩家來往不絕。又過幾時。章媽小富。均由官府拘到。審明原委。各判了應得之罪。這一件大案。便算完結。可憐洪海如。奪金遺子。反因此生出一番波折來。豈不可歎。小貴九死一生。卒能再作富家之子。雖然仍是藉海如的藏金。然而獄中遇救。也因他十二萬輕擲之故。若說倪奎和劉大刀。真是江湖俠盜了。

黃金崇

六四

黃金崇終